



柳站长

电影文学剧本

汪自强 周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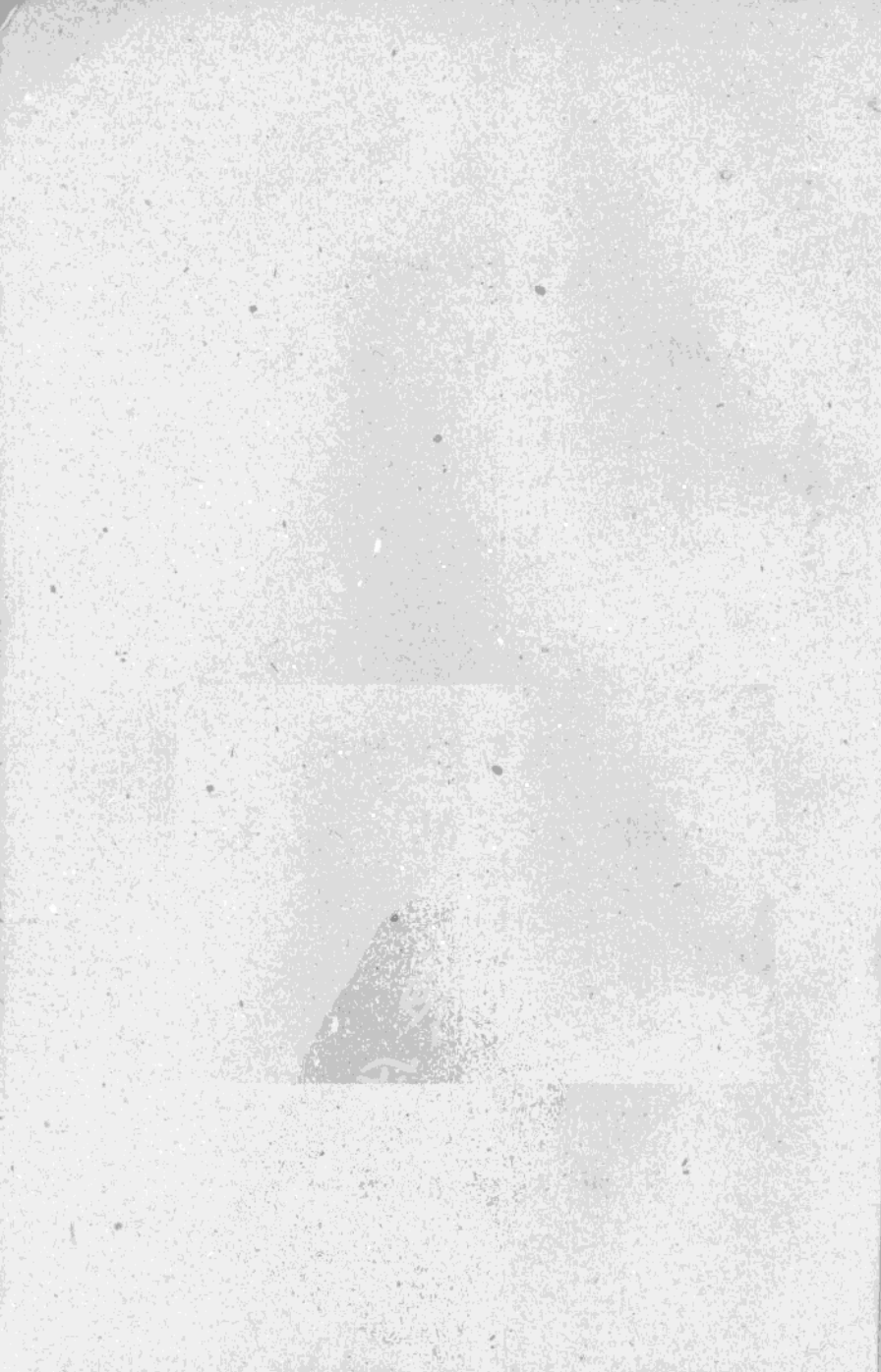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柳 站 長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人 物 表

柳 站 长
沈 站 长
楊 医士(女)
汪 老先生
小 蘭(女)
小 梅(女)
王 医 士
医 士 甲
刘 元 洪
护士长(女)
其他医干們
有 福 公 公
延 寿 公 公
延 寿 妻
有 根 根
有 根 娘
金 生
社 生
病 人 甲
詳 众 若 干
省 委 书 記
吳 政 委
林 約 翰
专家若干人

一九五八年初春的一个早晨。

天，阴沉沉的，不时一阵微风夹着毛毛细雨，扑打着山道旁的柳树。柳树刚刚吐出嫩芽。

一个身背简单行李的人，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在山村泥濘的路上走着。他就是我们的主人翁柳大明。

柳大明走进山坡上的一座凉亭。

凉亭里停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人被棉被蒙着。

柳大明走近担架旁的妇女，问：“大嫂，到哪里去呀？”

妇女叹息着：“到县里去治病。（指着身旁的十五岁的孩子）孩子抬不动，歇一歇。”

柳大明把背上的行李卸下交给那孩子，和妇女抬起担架走了。

两双草鞋在泥濘的路上艰难地走着，发出“咕噠，咕噠”的响声。

在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站的门口。

放下了担架，柳大明揩了揩汗。

妇女说：“同志，谢谢你。”

“不用谢。你在那儿挂号吧，我有事。”提起背包，径直地走进去了。

沈副站长的办公室。玻璃窗、沙发、书架。……

沈副站长与王医士在繼續着談話。

王医士：（大声地）“……要研究就得正規化，要正規化就必须不惜花錢买一套现代化的設備。”

沈站长：“你說的我都同意。……”

柳大明推門进：“哪位是沈站长？”

王医士看了看柳大明的泥脚，說：“喂！老乡，你先去洗洗脚。”

柳大明望了望自己的泥脚，默然地轉身走出。

王医士关门。

沈站长繼續說：“你說的我都同意，可是上面不撥錢！”

王医士抽着烟，在室内踱了几步，气愤地：“不撥錢还办什么医院？”

柳大明又推門进来，已換了双布鞋。

王医士：（不耐烦）“老乡，你急什么，我們还有事！”

柳大明复出，身后的門又关上了。

柳大明坐在堂前的长凳上。

女声：“帶我找站长。”

門房声：“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說不行就不行嘛。这是站里的規定。”

女声：“你放开我，放开我！”

柳大明聞声而出，来到天井之中。

柳大明：“怎么回事？大蟻。”

妇女：“同志，你亲評評理，昨天沒帶介紹信不收，今天

又說自己帶米不行，我只要借口鍋煮一下……”

門房是個老年人，戴着一副老花眼鏡，手里拿着一張報紙，說：“沒有鍋借給你。入院就得吃集体飲食。”

沈站長推窗大聲喝道：“干什么？”

門房：“不合入院規定呀。”

婦女：“同志……”

門房：“這是沈副站長！”

婦女：“站長，我們跑了兩次了，你作個主收下吧，這個天氣……。”

王醫士從窗內伸出頭來，大聲說：“不要嚷了，這是醫院。”

柳大明轉身對婦女：“大孀，來，咱們先把病人抬進去。”

柳大明和婦女抬起病人，剛朝屋里走，門房跟在後面喊：“這不行，不行！”

沈站長和王醫士走出，迎面阻攔：

“老鄉，你到這里來，要遵守我們的院規！”

柳：“沈站長，門口風大，病人吹不得。”

王醫士：“你是哪里的？”

柳：“自己人。”

王醫士：“什麼自己人？”

柳大明微笑着拿出介紹信：“這是縣委會的介紹信。”

沈站長看介紹信時，王醫士打量着柳大明：

柳大明年約二十七、八，中等身材，衣着儉樸，左眼角下有顆黑痣。

沈站長看完後對王醫士介紹：“這是我們的新站長，柳站

长。”說时，冷冷地伸过手去。

王医生热情地伸过手說：“欢迎，欢迎，我是这里的医生，姓王，叫王达礼。外边冷，請进来坐。”

柳对沈說：“这病人？”

王医生滿臉堆笑：“我来，我来。”

門房与妇女意外地望着柳大明。

王医生与妇女抬病人进去。

門房点头，微笑，自語：“第一次打破了規章！”

沈站长办公室。

柳站长放下背包和斗笠，帶着新奇的眼光环顧室内，四壁与书桌上尽是书。

柳：“这么多书！”

沈站长冷冷地微笑道：“是呀。”

柳站长回过头來說：“你都看过？”

沈微笑地点点头。

柳：“医学真复杂。”

沈招呼柳坐。

柳坐下說：“我可是个外行啊！”

沈：“請喝茶。”

女护士长走进来。

护：“沈站长，病房那几个人又要求出院了。”

沈：“給他們解釋一下嘛！”

护：“說过好几遍了，他們說針都打完了……。”

沈：“不行。打完了針，还要休息七天。告訴他們，要遵

守医院的规矩。”

女护士长无可奈何地走出去了。

柳站长放下茶杯：“工作很忙吧？”

沈站长手抚着桌面慢条斯理说：“不忙。”

柳：“站里情况怎么样？”

沈：“还好。”

柳：“同志们工作……”

沈：“一般都积极。”

柳站长皱了皱眉头，望了一眼沈站长，正想说什么，王医生和站里中医汪老先生一同进来。汪手捧一只兔子。

王医生幸灾乐祸地说：“汪老先生，这已经是第五只了吧？”

汪老先生不在意地把兔子放在桌上，庆幸地说：“沈站长，你看，它还活着，已经是第八天了！”

沈站长丝毫不感兴趣地说：“反正还是要死的。”

汪老先生抚摸着兔子说：“站长，我想验验血，看看药方的疗效如何。”

王医生故作惊讶地说：“中医也验血？”

沈站长敷衍地说：“好吧，好吧，你到化验室去，就说是我说的。”

汪老先生很高兴地捧起兔子，走出去了。

王医生对着汪老先生的背影：“洋不洋，土不土的。”

沈站长轻蔑的微笑。

王医生突然转身，说：“柳站长，病人已经安排好了，马上进行检查。柳站长真关心人！”

柳：“我是个外行，……”

王医士：“哪里，哪里，我們站里正需要加强政——治——領——导。”說完，十分滿意地輕輕撫了下鬚髮。

护理办公室。一門通外，一門通化驗室。

大家正在交接班，有的在写医囑，有的在洗手，有的在穿工作服；动作都十分緩慢。

“上午来的那个新站长，是哪个大學畢業的？”医士甲問。

护士刘元洪边穿工作服边說：“犁耙大學”。

医士甲：“什么、什么？”

刘：“犁——耙大學。做田出身，六区的区委書記嘛。”

从幃幕后面傳來的声音：“問問新来的站长，什么叫做維他命。”众哄笑。

外面傳來搖鈴声。

一个年青的女医士——楊医士說：

“刘元洪，病人搖鈴了。”

刘：（对窗外）“就来，就来。”

王医士一面看报一面走进来：“你們看，大地方就是优越！（念）張茂梧大夫得了獎金。楊医士，你看！”

楊：（推开）“我不是为獎金来工作的。”

刘：（搶着）“我看看。”

又傳來鈴声。

刘：“来啦！”（不耐煩，仍在看报）

柳站长推开半边門走进来。

刘：（繼續議論）“在这个小县城里，成天跟血吸虫打交

道，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出息？唉，青春呵！”他攤开两手。

又傳來急促的鈴聲。

柳：“現在是誰當班？”

刘：（轉身）“我。”

柳：“沒聽見病人搖鈴？”

刘：“這，門關得太緊了。”

柳站長用力拉開門。刘元洪尷尬地走出。

柳：“誰是值班的醫生？”

医士甲：“什么事！”

柳：“病人來了一天，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看過？”

医士甲：“对不起，剛才不是我的班。”拿起听診器，矜持地从柳站長身邊走出。

王医士自知不对，偷偷地溜走。柳站長看在眼里。

柳站長欲出，忽听身後傳來銀鈴般的笑声，柳走近化驗室門口。

室內两个女化驗員坐在条长凳上，一个叫小蘭，一个叫小梅，她們的头部被一本苏联画报遮住了，身後有两架显微鏡。

小蘭：“到月球上玩玩多有趣！”

小梅：“可不，太有趣了！”

小蘭：“月亮里有沒有嫦娥呢？”

小梅：“是呀，有沒有呢？”

小蘭：“沒有，那是迷信。”

小梅：“是呀，那是神話。”

又一陣笑声。

在診病室里。

医士甲診斷了病人，站起来，摘下听診器。

医士甲：“大孀，是血吸虫病，但是，現在不能打針。（轉身对刘元洪）刘护士，給病人吃点药，办出院手續。”

柳站长聞声而出。

柳：“剛来就出院？”

医士甲：“病人正在打摆子。不能打針。”（走去洗手）

柳：（跟过去）“打摆子为什么不能打針？”

医士甲：“病人在發燒。”（走向办公桌）

柳：（又跟过去）“發燒为什么不能打？”

医士甲：（看了柳一眼，忍耐着，背書似的）“打針的药是錐剂，錐剂是毒药，發燒时不能注射，这是普通的医学常識。”說完，显露一絲微笑。

柳：“有沒有別的办法？”

医士甲搖頭。

大孀哭泣，帶着恳求的声調：“医生……。”

“你哭什么？”病人大喝一声，霍然掀开被子，坐起来，身子晃了几晃，又站了起来。他是个老年人，叫延寿公公。

在場人一惊。

大孀忙走过去。

病人又喝道：“走开！”

大孀吓得站住了。病人瞪了大孀一眼，声音沙哑：“我說不来，你偏要我来。我說治不好，你偏說治得好！……”

病人走出診病室。

大孀：（大叫）“拉住他，扶住他，同志們，他有病！”

柳站长快步走出。

病人在院子里蹒跚地走着，伸着双手，保持病体的平衡。

柳站长走过去扶他：“公公，你别走，就住在我們医院，我們給你治。”

病人一把推开柳站长：“走开！”

病人走出了大門口。

大孀和孩子哭着喊着跟上去。

柳站长激动的眼睛。在他面前，又出現一条泥濘的漫长的村路。

夕阳西下。

黎明。在柳站长的臥室里。

柳站长正在翻閱文件。床上、桌子和凳子上，散乱的堆有各种文件、表报。

楊医士敲门进来，問：“柳站长，你找我？”

柳站长：“找你商量一件事。”他收拾好凳上的文件，叫楊医士坐。“昨晚党小组开了个会，决定把血防站搬下去，（指着桌上疫区分布图）分成四个小组，在乡下办医院，把医药送上門。”

楊医士驚訝地看着柳站长。

柳：“按照县委的指示，当前一切部門都要为生产服务。怎么，你不同意？”

楊医士站了起来，說：“这太好了！柳站长，我也覺得血防站这样办下去不行，可就是想不出法子，跟沈站长說吧，他

总强调正规化。”

柳：“其他的团员呢？”

楊：“一定会拥护党的决定。经过整风以后，大家的热情都很高。”

柳：“好。你找团员们谈一下。我去找沈站长。今天下午开大会，把这个问题辩论一下。”

在走廊上。

小蘭在打电话，小梅端着杯水站在旁边。

小蘭：“电话局！电话局！真气人，又断了……我嗓子都哑了……。”

小梅赶忙递过茶杯，接过话筒：“电话局！电话局！接西板乡，……”

柳站长与楊医生走来。

小梅：（有气无声地）“电——话——局！电——话——局！”

小蘭又赶忙递过茶杯，接过话筒。

小梅喘了喘气，喝了口水，对走来的楊医生说：“各乡还是一个病人都没送来！他们说生产忙。”

柳站长和楊医生互相看了一眼。柳指着小梅手上的茶杯幽默地说：“就是用木桶喝水，也喊不到一个病人来。”说完，笑着走了。

小蘭和小梅惑然相视。

下午。在会议室里，围着长桌坐着全站四十多个医务人员

員。會議正在熱烈地進行。沈站長響亮的聲音：

“我不同意這種做法。血防站不是貨郎担，今天挑到這裡，明天挑到那裡。我們醫生又不是賣貨郎。”由於激動，他停了一下，換了一個腔調。“血吸蟲病是一種頑強的疫病，它流傳了一百多年了，要想控制它蔓延，就必須依靠大醫院，遵守一套嚴格的正規制度；我們血防站就是要朝這個方向發展。這是我老師林教授最近的一封信，（揚起幾張信紙）信上他很強調這一點。”

柳站長：“哪個林教授？”

王醫士肅然起敬，說：“林約翰嘛，中國著名的血吸蟲權威專家。”

劉元洪一邊舉手，一邊站起來：“我發言，我發言。我們是醫務幹部，不是群眾工作者。再說，搬下去有很多不方便。”

柳站長插話：“有什麼不方便？”

劉：“有，有這個那個的不方便。”

柳：“這個那個？到底是哪個？”

笑聲。

劉：（想了半天，抬頭見電燈）“對呀，底下沒電燈，給病人打針出了問題，誰負責？再說，我們住在哪裡，又到哪里吃飯？啊，同志們，這都是極其嚴重的問題。”

女護士長：“極其嚴重的問題，就是吃飯、睡覺？”

眾人哄笑。

劉：“過去下去過沒有呢？下去過。起了什麼作用？沒有。結果呢，餓着肚子被趕回來了。”

一醫士：“那是你半夜煮魚湯，燒了人家的禾草堆。”

刘元洪软下去了：“那是过去嘛！（低声地）我檢討过了。”

女护士长：“过去，过去的作风，我們还没有完全改变。总是強調正规化正规化，群众离我們越来越远了。我們全站有四十多个工作人员；可病房里只有五个病人。……”

小蘭、小梅同时站起来。

小蘭：“同志們，这几天打电话，我們嗓子都喊哑了，可还是没有病人来。我們在这里坐着，闲得发煩，唱歌、看画报，可是农民呢，帶着病在生产、劳动、发明、为国家创造财富。”

小梅：“在学校畢業的时候，我們是自愿要求到血防战线上来的。建設新农村是我們的理想。”

会場上有几个青年人說：

“小梅說得好。”

“小梅的話就是我們的話。”

“同意柳站长的意見，把血防站搬下去。”

柳站长指着身旁的王医士說：“你还没有发言呢！”

王医士一震，說：“我？”

柳：“是呀，你的看法呢？”

王医士躲閃地：“柳站长，你觉得呢？”

坐在他身旁的刘元洪，不耐煩地說：“人家是問你。”

王医士：“我的意見，这……这个，柳站长，你認為怎么样呢？”

柳站长笑了笑，說：“我想听听你的意見。”

王医士再沒有后路了，說：“我，我要想一想。”皺着眉头裝着苦苦思索的样子。

会场上有笑声。刘元洪白了他一眼。

楊医士站起来。有的人說：“靜一靜，楊医士說話了。”大家注視着她。

楊医士：“我說几句。（她打开了本子）这是近两个月的治疗統計数字，它說明很多問題。两个月来，一共治疗了一百二十个病人，平均每人每月才治疗一个半人。試問，要这样下去，那我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治好全县的血吸虫病人呢？至于談到灭螺、水源和粪便管理工作，我們还没有很好开展。这說明我們沒有貫徹县委的指示。我認为，这种脱离群众的正规化是錯誤的。我同意柳站长的意見，把血防站搬下去。为了便利群众，我愿意当‘卖貨郎’。”她看了沈站长一眼。

全場寂靜。沈站长裝着很感兴趣的樣子，微笑着。

从銀幕外，傳来了一个溫和的声音：

“說得在理呀！”

柳站长回头一看，見是坐在角落里的汪老先生。柳站长說：“汪老先生，你有什么話說嗎？”

汪老先生連忙站起来：“我没什么話。楊医士說得对，我們作医生的人，总想多治好些病人。”

沈站长一面說一面站起来：“我反对这种对医疗工作的片面理解，只斤斤計較治好了多少病人，而忽視了重要的一面。（低沉穩重地）医学是一門科学，它需要总结、研究、提高、发展。我認为……。”

楊医士：“等一等，沈站长，你所說的总结、研究、提高，那都是为了什么呢？”

沈站长覺得有伤自尊，冷冷地說：“是为了科学，也是为